



SHUI
BIAN

蜕变

FAZHI
BAOGAO
WENXUE
JINGXU

法制报告文学精选之二

蜕 变

春秋出版社

1988年·北京

蜕 变

法制报告文学精选之二

春 秋 出 版 社 出 版
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内 蒙 古 人 民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6毫米 32开 14印张 300千字

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50,000册

ISBN 7-5069-0041-6/I·4

定价: 2.82元

目 录

蜕 变.....	湘 霖 (1)
——一个全国劳模的堕落	
诈取者.....	符 岸 (29)
——法官行骗落网记	
上海滩“新大亨”.....	朱大建 (45)
“关系网”里的罪恶.....	王连志 庞业明 (73)
天堂与地狱之间.....	熊光炯 (85)
——晋江陈埭假药案启示录	
海南倒卖汽车狂潮.....	理 由 (132)
本案内部新闻.....	王天佑 (175)
硕 鼠.....	姜永峰 (186)
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人.....	余开国 卢晓渤 (200)
土地与土皇帝.....	麦天枢 张 瑜 (231)
法的威力.....	陆海光 高小伟 袁国华 (266)
“画皮”新传.....	周文韶 陈灼炯 (288)
兽性的证明.....	琼 芳 (305)
不光彩的一幕.....	高红十 (332)
夏天对春天的反思.....	周荣新 冯颖平 (346)
从省长到囚犯.....	马 林 (368)
心 蚀.....	张卫华 张 策 (380)
山野里的罪恶.....	江 帆 (423)

蜕 变

——一个全国劳模的堕落

湘 霖

人是物质的。世界上，一切物质都是可塑的。

——题记

记忆和现实之间

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，早就风传着田凤林犯法的消息。可是，许多人都不信！他，一个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，内蒙古人大代表，内蒙古工会常委，内蒙古邮电管理局党组成员，内蒙古邮电机械厂书记兼厂长——一个头顶上戴满荣誉桂冠的人？！

1982年7月底，突然传来田凤林吃耗子药自杀的消息，并且真真切切地传出田凤林自杀前所写的遗书大意：“我确实没有问题……没有贪污、盗窃、投机倒把……”。再加上早被社会证实的田凤林与妻子离婚，老母一气病死的两条消息，社会舆论顿时哗然。有人同情，有人愤懑……

不久，田凤林又上班了。这以后又是两三个月，田凤林平安无事。

1982年10月28日下午2时许，一串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开进原内蒙古邮电机械厂的大门。很快，从车里跑出十来个公

安于警和记者模样的人。是来采访？人们对记者的采访早已司空见惯。可采访怎么跟来了警察？人们警觉起来。

内蒙古电视台摄影师抱着录像机跑到工厂一间办公室门前，把镜头紧紧地对准了室内。跟着，人们的眼睛和录像机的镜头清晰地摄下了这样精彩的镜头：在记者镁光灯的闪亮中，咔嚓一声，两名法警把锃亮的镀铬手铐戴在田凤林的手腕上。田凤林长方块积木形的身材猛然抖动了一下，跟着他惨白着方大的脸，用一双肉乎乎的手在逮捕证上，哆哆嗦嗦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吉普车装上田凤林开走了——去抄家！有心的摄影记者却留下来，继续拍摄群众反映的镜头——工人们欢呼着奔走相告：“‘田老大’抓起来了！‘田老大’抓起来了！”工人们从车间飞奔出来，有人尽情地笑，有人解恨地骂，有人燃放起鞭炮。

此刻，时间老人飞快地摇动着人们记忆的胶卷，在人们眼前，浮现出历史镜头：

解放前，由父母拉把着，从河北老家逃荒到呼和浩特市

的田凤林；

1956年，呼市邮政局党委办公室里，举起右臂庄严地在党旗下宣誓入党的田凤林；

春寒秋凉、夏雨冬雪中，骑着绿色邮车，不辞劳苦，穿梭在呼市近郊和市区大街小巷的田凤林；

1959年，北京，人民大会堂。走进群英会会场，挺胸拔背，神采飞扬，戴着象征着神圣荣誉的代表证的田凤林……

可现在呢？——是现在搞错了，还是从前是伪装？哦，人们！难道第三种可能就不存在？难道你不相信，世界上万物的可变性？而人，也是其中一种可变的物质？

可悲可鄙的转折点

路是自己走出来的。堕落，对于那些意志薄弱、思想深处潜藏着极大“私”字的人来说，常常是发生在他春风得意灯红酒绿的顺境时，但田凤林堕落的转折点却是在逆境之中。

1966年，“文革”突然爆发，众多的“小人物”随着运动的爆发而暴发。有暴发者就必然有倒霉者。起初，田凤林是众多倒霉者中的一个。强暴不公正地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。他挨了斗，背着“假劳模”、“真工贼”和“时传样式的人物”等莫须有的罪名进了牛棚。他冤、他气、他不甘心！他一再向造反者们声明：“我不是时传祥！”

田凤林确实不是时传祥。他就是他。牛棚关住了他的身，却关不住他的心。他站在牛棚的窗口窥视着整个社会。在田凤林眼里，社会象个万花筒，一转一个“天翻地覆”，一转一个新的构图。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和“昨日坐上客，今为阶下囚”的大有人在。官那么好捞，又那么好丢。真够刺激的！那么，关键是什么呢？是“路线”！路线是什么？为什么同样高喊“打倒”和“祝愿”，有的人就上去了，有的却摔得粉身碎骨？哦，原来“路线”即根子！

田凤林看花了眼，看邪了心。好吧！胆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！田凤林横下一条心，把这种可怕的思想变成行动。他首先使出溜须拍马、曲意迎合这一招——他批自己，怎么狠就怎么批，怎么臭就怎么骂，骂到痛处就涕泪交流。然后，他又拿出坑害别人解脱自己的这一手——他揭发当权派，有的没的瞎说，打小报告的纸条他写得最多，他甚至还

参加了殴打曾经树过他的原邮政局当权派的行动……。

这两手挺灵验。借此，他当上了牛棚的棚长，接着又解放出牛棚，被市邮电局的一派群众结合进“委员会”，任主任之职。一派的主任，这起码相当“半个局长”！这比原来他当的邮递科小科长大多了。他尝到甜头，决定坚定地走下去！

田凤林怎么变得这么快？常言说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

因为宣传上的关系，人们只知道田凤林在旧社会喝过苦水，却不知道他在旧社会混过事，沾染上许多坏思想，尤以盼阔、出人头地最为严重。因为盼阔，他曾向别人借一套长袍马褂，去照一张自扮阔少的照片；因为盼阔，他参加了一贯道，给人当差役时学着八面玲珑，见风使舵；他对坑拐诈骗羡慕而谙熟……。当然，他没阔起来，却也尝到一点甜头：被一位权势者引进当年一般人难于涉足的邮政局，捧上了铁饭碗……

解放了，田凤林的日子好起来，他感恩，他苦干，他走上一条新路。应该说，开始的时候，荣誉对田凤林来说是当之无愧的。然而，人是复杂而可塑的；社会与本人的力量塑造着人自身的形象。荣誉面前，田凤林忘记了自身的思想改造，失去了对原有私心的克制力。社会树他，他也有意识地树自己。一树就是个“高大全”！荣誉在膨胀，私心也在膨胀。于是，在他的机体内，毒菌开始繁衍，为他在适宜的时间和环境中的变化做着准备。

“文化革命”开始了，文化被一扫而空，在社会的巨大书架上，摆上了气候学、权力学和关系学这三部厚厚的书，

他开始学习总结，学会了如何在社会弊端和真理威严所交织的网眼间，乘机蹈空袭隙、钻行往来。

他终于找到了自己。一下子来了个“五子”登科，即，牌子，根子，鞭子，票子，女子。

他是可鄙的。然而，可悲的是，他没有遭到强有力的抵制，正相反，在关节眼上，他得到一些人有意或无意的支持，他一次次取得成功……

“牌子”是怎样再刷新的

1972年10月，田凤林终于当上了内蒙古邮电局机械厂的书记兼厂长。自豪！一个“大老粗”出身的投递员，现在要管理一家机械化工厂了！可是，能自信吗？这个问题，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压根就没去想。劳模当官，这在当时是一股风，一个潮流。潮流是不可抗拒的。不是有个笃信佛教又长于放牧的蒙古族老妈妈，被任命为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吗？不是有一个因治好一个山头的农业劳模一跃而成为一个省的省长，继而又一跃成为国家副总理吗？

劳模的正道儿只有一条：苦干。可现在的田凤林才不发傻呢！他已悟出了一个处世的“真谛”：干得好不如干得巧。他有他的经验和路子：

一个大热天，平时站不稳坐不住的田凤林突然一反常态，牢牢地坐在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机旁，胡子巴楂的大方脸不时地显出一种焦灼的神情。终于，电话铃响了，他兴奋地拿起话筒，两眼眯成线，大嘴咧开瓢：“马上出发？好咧，我等着。”说毕，放下话筒，抄起家具下车间了。他去的是工厂条件最差的热处理车间，去了就虎虎实实地干起

来。工人们纳闷：田书记轻易不下车间，今天这是怎么啦？

不一会，某报的记者背着照相机走进来，咔嚓咔嚓一顿照，十来分钟就完成了采访任务。田凤林的“劳动”任务也完成了。没几天，报纸上就登出了“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坚持同工人一道参加劳动”的大照片。

以后，田凤林上报、上广播电视的次数也就多起来……工人们在背地议论：“这叫没辙了，田凤林在秀才里也有哥儿们。”

为了制造舆论，田凤林在工厂里也扶植了几个小秀才。田凤林除了请几家宣传部门的记者常来工厂采访外，还经常把本厂秀才关在办公室里为他总结、综合“先进”材料。何谓总结综合？总结乃点石成金；综合则是把一切好人好事都加在他田凤林头上。

对生产和文字本来都不精通的田凤林，同时指挥着两个战场，结果在生产战场上失败了，在文字战场上却节节胜利。几篇通讯报道很快发表了。报道云：“……田凤林对摩托车500多个部件的性能、规格和加工方法件件掌握。”其实呢，说他一件不懂是屈心，车把、车座、车轮的性能他还是知道的。报道云：“田凤林领导的邮电机械厂因改装邮政汽车成功而扭亏为盈。”其实呢，因为田凤林的瞎指挥，改装出来的45辆邮政汽车因不合规格而被用户退货，给国家造成50万元的巨额损失！

尽管如此，田凤林的“牌子”还是刷新了，他很快当上了内蒙古工会的常委。

田凤林不断地刷新着自己的“牌子”。神奇的是，“牌子”刷得最鲜最亮的时候，还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。绝就

绝在这里。这时候田凤林又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受“四人帮”打击迫害的受害者。他暗地指使本厂被他扶植起来的两名秀才，以工人群众的名义，精心炮制了一篇为田凤林要官的上访信，寄给了当时自治区革委会某位首长。这封信的开头直接了当地点题：“我们看到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、副主任、委员名单时……使我们联想到几个问题。一些著名的劳动模范……重新走进先进队伍的行列……可是，也有个别过去和现在依然很闻名的老标兵、老模范没有出来，如田凤林同志……”喝！好家伙！当了书记、厂长、自治区工会常委还不算“出来”，当上自治区革委会委员、副主任……才算“出来”！田凤林的官欲可谓大矣！

上访信寄出后不久，田凤林又“热情”邀请了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来厂里座谈、采访。座谈会是田凤林精心安排的。他通过他的秀才和铁哥们儿，又一次欺骗了记者。他们说，田凤林是“生产上出色的指挥员”，“管理上的老内行”，“一心奔四化的好书记”，“心里装的是群众，唯独忘记了自己的好带头人”，等等。他们还编造了田凤林如何热爱周总理的小故事，如何关心工人的事迹……（其实，此时的田凤林早已堕落成坑拐诈骗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罪犯了。）

在田凤林犯罪被捕之后，从田的住处抄出两份“重要”的文字材料，一份是为田请命要官的上访信底稿，这充分证明上访信的幕后指使者就是田凤林。一份是座谈会后本厂工人群众意见笔录。请看当时青年工人任铁林的发言记录：“总理逝世他还在南昌游山玩水，怎么就和全家哭成一团？1973年给国家造成45万元的损失为什么不说？还写赚了4万元呢！……

“田凤林办公室做了3对沙发，现在只留下3个，那3个呢？‘草原’牌摩托车哪去了？厂子里进了5立方米五合板，哪儿去了？”

哪儿去了？后来经调查落实，田凤林用其中的“一点点儿”，贿赂了采访者中的个别人。比如，田凤林把一辆外壳半新不旧的两轮摩托车装换上新的零件，卖给某报一名记者，收费仅是1辆六成新的自行车的价钱：100元！

此外，送木料，送钢管则是“小菜”，而摆几桌宴席喝几瓶五粮液就更是“小意思”了……

当然，采访者中，也不乏审慎的公正者。如当年呼市日报社年轻的某记者，真的做到微服暗访，发现问题，立即退出采访。可田凤林对他却纠缠不依，先许愿给他找个好对象，后来又骂：“看他个×相，能写出个×！”

不管怎么说，田凤林的“牌子”还是刷新了！借此，他在没有任何人选举的情况下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，并晋升为内蒙古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党组成员。

“大掌柜”办厂——一整二喂

工人们给田凤林送了两个外号：“田老大”，“大掌柜”。田凤林一迈进邮电机厂的大门，就把象征工厂权力的行政大印掖进自己的裤腰带里。他叫人放出风：“‘田老大’来干啥？夺权！”其实，权力是不必夺的，他是工厂的一把手，一把手的权力有多大，在中国这是不解自答的常识。可问题在于，田凤林当的是“大掌柜”。他把治厂视为治人，治人是整人与喂人相辅相成的合称。整人，是他手中紧拿的鞭子；喂人使他抓住了“根子”。

先谈他整人吧。田凤林一进厂，就夺了老干部程佐同志的权，并且很快把他和另外几名老技术员、工人挤走了。

程佐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，是邮机厂的支部委员，主管供销、财务和技术生产的老科长。和田凤林相比，程佐同志的资格比他老，级别比他高，来厂比他早，和工人的关系比他好。这就碍了他的眼。程佐常有不同意见发表，碍他的事！田凤林一来到邮机厂，就力主立即生产全新的两轮、三轮“鸿雁”摩托车。根据工厂当时还不能生产摩托车零件的实际情况，程佐同志提出，先试制生产几种全区急缺的摩托车零件，把全区邮政系统趴窝的300辆摩托救活，然后再图更大的发展。显然，程佐同志的意见是有价值的，然而有理的没根子，没理的有根子。田凤林背地里向上头反映，给程佐扣上了反对邮政摩托化，机械化的大帽子。为搞掉程佐先来个铺垫。

1973年5月，第一台7305型邮政汽车在邮电机械厂改装成功，厂里召开了祝捷大会，有关部门的领导也都来祝贺。当着首长们的面，田凤林眉飞色舞，自觉出人头地，露脸显功。可此时又是这个“不识时务”的程佐，积极向他建议：“老田，咱们是不是让这台车来一次破坏性的实验？”

田凤林把大方脸拉成大长脸：“什么？破坏，想破坏！”

“对。叫它到草原上跑一跑，到各种道路上跑一跑，跑上几百、上千公里，如果它不散架，这说明我们的装配是成功的，我们再批量生产。”

心不正理歪，田凤林闻听此言，把桌子一拍：“程佐，散了架你就称心了，你居心何在？你以为我大老粗不懂技

术？今后，我这个大老粗偏管给你看！”就这样，他夺了程佐同志分管生产供销和财务的权力。

田凤林亲自抓生产供销了。他不听老技术员王凡同志的劝阻，私自决定把原规定的簿板盒式邮政车，改成用角铁支架式的，并多处改动原图纸标明的规格。他甚至招郊区不懂电焊技术的农民来焊铁板、支架。他骂建国初期从工业大学毕业的老技术员王凡：“×个知识，臭老九！没你地球照样转！”

地球确实在照样转。可批量生产出来的45辆汽车却被用户批量地退回，给国家造成57万元的巨大损失。叫“大掌柜”掌管一个机械厂，是中国现代工业史上典型的丑闻！

程佐被挂了起来，然而田凤林并不干休，他非要挤走他不行。程佐下车间干活，田凤林给工人递话：“不许搭理程佐。”一次金工车间老金师傅和程佐一起商量工作，被田凤林看见，他立即把老金师傅找到办公室，摆出一副无赖嘴脸：“你是老糊涂了吧？既然老了，我看你就退休吧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人有的是！”

接着，田凤林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，会上，他拿出打架的姿势叫号：“有的右派要夺权，告诉你，我田凤林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，上级党委信任我！不服，你就站出来比试比试！”

他骂的“右派”是程佐，因为1959年反“右倾”时，程佐同志曾错误地受到批判。此时此刻，程佐同志能站出来和他争理打架吗？他只有要求调离。跟着，金师傅退休了，王凡同志调离了。后来，厂里的会计贾广德同志也要求调走。临走，他情绪低沉地对人说：“‘田老大’在财务上胡来，

我要是不走，不犯在党手里，就犯在他手里！”

“田老大”在内蒙古邮电机械厂“掌柜”9年，竟从全体职工165人之中，整走了105人之多！

田凤林在整人的同时，也喂人。拿什么喂呢？国家的东西有的是：木料，五合板，钢筋，铁管，机器零件，两轮摩托……更何况他手中还有特种权力：招工权，提干权，提级权，入党审批权，调换工种权……

他喂人有方。开始，他小心翼翼，把“喂”巧妙地化作一种“关心”。“四害”横行时，吃喝紧张，他就常弄些白面，羊肉给有关领导悄悄地送去。有关领导的子女既要就业又要找个好工作，他就以扩大工厂建制、照顾本厂职工子女为名，一下子从劳动部门搞来30个招工指标，他用23个招工指标照顾了不在招工范围的领导和有关人员的子女亲属，并且大都安排了好工种。人是感情动物，何况他又喂得如此乖巧！他博得了一些领导的好感。渐渐地，他胆大起来，开始给个别人吃“小灶”。比如，他的顶头上司，某位局长家里打家具，他给送去木料和五合板；再给这位首长弄新牌号的缝纫机，订制皮鞋和其他皮货；这位首长的侄子在他手下当工人，不该提级他给提；这位首长的儿子在一家百货公司当经理，相中邮电机械厂这块地皮，想把一家商店建在这里，他二话不说，便把自己工厂的一角割给了这家百货公司……一切都是“合法”的——买东西给钱，但很便宜；提级可灵活掌握原则界线；割地是社会主义大协作。这种“关心”，到关键的时刻就会变成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！

来而不往非礼也。能给田凤林搞到劳动指标的有关人员该不该喂？喂吃喂喝不算，田凤林还大大方方地把自己工厂

的一个大车间让给了这家劳动部门，使之变成安排他们子女的锅炉厂，就这样，一块块地割地送礼，把个好端端的工厂割划得七零八落。

能给田凤林搞到白面、羊肉的人该不该喂？田凤林为报答这位某某县粮食局的股长，非法把他的儿子从县城招进“自己”工厂当临时工。后来，群众反应强烈，上头有人批评此事，咳，正好，田凤林宣布辞退，辞退到呼市一家工厂去当国家正式工人！

经常给田凤林“温暖”的小A和小B姑娘该不该喂？田凤林经常骑上摩托车带她们去兜风，那兜法也真特别，姑娘们偏不坐在挂斗里，而是搂定他的后腰。一次，他带小B兜风翻了车，把小B摔坏了，田凤林心疼得不得了，本来是交通肇事，应该批评教育，可他却叫照发工资，又派女工去陪床，又是送慰劳品。之后，他送她上了大学……

对本厂为他出力效劳的“自己人”，田凤林的喂则是直截了当的：奖金、党票、提职、调薪……

田凤林绝就绝在：对反对他的“刺头儿”，他也喂。不过，事先可有个条件：先服个软，然后，主动现身说法，说“田老大”不记私仇，心怀比海洋宽广。这现身说法自然又要写在各种材料和通讯报道上。

田凤林正是靠这种“喂”，靠这种权力互换，才获得了他手上的新闻舆论权，商品转换权，劳动人事权和许许多多为己方便的特权。

网的魔力

喂人和整人都是手段，目的是在于织网——在厂里织一

张权力网，在社会织一张关系网，然后去捕捞所需的一切。名誉地位捞到了，他开始捞物质和女色。

他看人家摆弄照相机，既时髦又有派儿，他眼馋手痒，于是，一声呐喊，他就有了照像机。一台不够弄几台，还让厂里为他开辟了暗室，制造出烘箱，班上班下玩个痛快。

在工厂，他本来有专用的两轮、三轮摩托车，可当他看见有的科处长时而乘坐小汽车时，他羡慕不已，并公开表示不满：“我眼见就成了厅局级干部了，有辆小车还不应该？”于是，经他那么一说一活动，厂里添了辆北京吉普。接回小车这天，他用江湖口气对其他副厂长、副书记说：“谁也不能占座啊！”从此，这辆小车就成了他的专车。

田凤林认了个干女儿。干女儿的家在农村，很想进城找个工作。田凤林满口应承，并且很快行动起来。他先把干女儿的户口从远郊的公社迁入近郊公社，再由近郊迁入市内，并把干女儿的“侯”姓改为“田”姓，干脆入了他家的户口。而在派出所的档案上，这干女儿的履历，一样不差地照他在地工作的二女儿的履历填写。这样，本来没上过几天学的乡下姑娘，就成了一直在呼市上小学、中学的高中毕业生，又成了一名城市户口的临时工。然后，再一变——田凤林弄来个为自己落实政策的招工指标，一下子叫这个干女儿成了正式职工。这一系列的变，要过多少关卡？要盖多少公章？可这对“田老大”来说，竟如囊中取物，探手可得！

他的交际日渐深广，地位不断提高，他的旧家与之相比，也就很不“相称”了，于是他又增加了3个新家：一套两间半平房的独门独院，一套三室的楼房和厂里的一间“办